

约翰内斯堡 – 面向 GAC 的选举工具演示

201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 9:45 - 10:15（约翰内斯堡时间）

ICANN59 | 南非，约翰内斯堡

欧勒夫·诺德林 (OLOF NORDLING): 谢谢！我在等幻灯片。

噢，请返回至幻灯片最开始的位置。

我想请茱莉亚 (Julia) 和我一起，也到这个讲台上来。

那么——好，我已经向你们所有人介绍完了。我的意思是说，毫无疑问，我们会进行领导人选举，并且将在阿布扎比举行的 ICANN 第 60 届会议上确定选举结果，需要公开选举一位 GAC 主席，但也不要忘了，还需要选举五位具有一年任期的副主席。

而且，提名阶段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此情况进行了清楚说明。而且，提名阶段将一直持续到 9 月 13 日。

在提名过程中，你们可以提名任何人。甚至可以提名自己。提名的对象应该是 GAC 网站上所提到的特定国家/地区的人员。

因此，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条重要信息。我们强调，你们必须在 ICANN 网站上验证自己的成员信息，还必须在提名阶段做出必要更正，以确保正确。我们还会回头对此进行强调。

现在，如果我们有合适的人选，那么选举将是非常简单的事——但如果主席有多位候选人，副主席有五位以上的候选人，那么

我们将需要对主席或副主席进行选举，或者，对主席和副主席都进行选举。

现在的建议是使用经过测试的在线工具。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看到了。很好。

因此，关于提名，请将这些信息发送给 GAC 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它实际上涵盖了 ICANN 员工支持和 ACIG 员工支持，所以——不过最好是复制整个 GAC。

我们将发送一封确认书，以确认大家已经真正理解正确。因此，请谨记自己的提名，我们会确保已充分理解。

如果提名的是其他人，但并不明确那个人有资格参加选举，我们也会对此进行验证。

在合适的时候，当提名过程关闭后——整个过程会持续至 9 月 13 日——我们将以邮件形式，将公开职位的提名者名单告知 GAC 全体成员，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选举，并给出更多有关选举流程的详细信息。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如果需要进行选举，我们会使用一个名叫“Tally”的在线投票系统——这真是个有趣的名字——这个系统不仅我们要用来

进行选举，而且 GNSO 已经使用它超过 6 年了，不仅用于各种职位的选举或个人选举，还频繁地用于对文件进行表决。

因此，经过试用和测试，我们很自信，该系统可以很好地支持我们即将进行的选举工作。

现在，系统以通过电子邮件地址识别的选民为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会回头再次对此进行强调。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我们将假设：特定成员的代表是 GAC 网站上针对该特定成员提到的第一个人——我们将对该成员投票。

对于 GAC 的成员，我们将使用其电子邮件地址（仅对 GAC 的成员可见），以与其他人或其他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区分开来，但是这种情况取决于大家。

我们还将回头对此进行强调。但我仍希望啰嗦一点，因为有一个正确的开端非常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不断地向大家强调相关信息。

因此，如果你希望提名 GAC 网站上提到的特定个人，请发送这些信息。由谁作为特定成员的代表和/或要使用我们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外的其他地址，请一定指明。

由于防火墙和其他原因，你可能会想要使用其他的私人电子邮件地址。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我们还将通过电子邮件确定各位收到了所有的这些通知。

现在，我们将向大家展示真实的工具是什么样的，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个工具一目了然。这是产品的终端外观。看起来很直观。是的。

现在，当然了，这个例子选自一个类似的场景：一个 GAC 有一个合唱团，现在要为合唱团选举一位指挥和五位副指挥。

我们有大量的候选人示例。有关指挥的提名人选，我们有一位候选人名叫 J.S.Bach。另一位名叫 A. Vivaldi。第三位名叫 G.F.Handel。当然，这位不是 Antonio Vivaldi，因为他已经去世了。这位是 Andrea Vivaldi。

对于副指挥，我们也有一些颇有声望的被提名者，他们共有七位。一位名叫 Jagger，另一位名叫 Aznavour，一位名叫 Jones 还是 Victor 什么的，还有 Mae、Sibelius、Marley 和 Twain。

因此很显然，我们需要进行选举，下面，这是在系统中进行选举的实际运作方式。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些是 — 不记名投票信息，然后我们将获得投票人的信息列表，那么，在这个类似的场景中，其中有两位姓名读音相同的投票者名叫欧勒夫·诺德林，还有两位姓名读音相同的投票者，名叫茱莉亚·莎弗琳。

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是选举的准备阶段。然后，在启动整个选举后，它呈现给我们的是这个样子。而当选举人收到邀请邮件，提交投票后，它将呈现为这样。

它定义了选举的内容以及选举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还有原则上匿名投票的身份证明和一个 URL，当这个 URL 在 ICANN 邮件系统中打开时，看起来有一点凌乱，但实际上它的确是有效的。

选举人会连接上这个 URL，然后会看到以下演示，接下来受邀进行投票。然后，从三位指挥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并标上标签，从五位副指挥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并贴上标签。

这样，我认为，下一步就完成了。然后，提交不记名投票。

但还是要仔细查看一下，因为哪里有点怪。系统让你们选出五位，而在副指挥选举中有六个标签。那么就让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好了。请返回。这些投票选项，4、5、7、8、9 和 10 属于同一个小组，只允许选择五位。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五位以下，这样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比五位多，这样系统会拒绝接受。请再次返回。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关闭麦克风]。

欧勒夫·诺德林: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淘汰了五位，选择了五位。这样就完成了。然后提交投票，此投票就会生效。

然后，你会收到一封系统返回的确认邮件，对你的投票进行确认。实际上，它仅仅是一串数字，因此你必须记忆准确，或在查看邮件之前将这些信息打印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你将看到的内容。这是实际结果的公开视图。正如你所看到的，某位 Bach 先生获得两张投票，Vivaldi 获得一张票，Handel 获得一张票，因此 Bach 赢得了指挥的岗位。

至于五位副指挥，Jagger、Mae、Sibelius、Marley 和 Twain 将成为副指挥。因此，这是非常的清楚的。它还列举出了所有的选票，会是一长条的列表，因此你可能不会从头看到尾。

但是，如果你仔细查看打印内容，会发现有一个重复。这意味着，你可以返回并多次进行投票。最后一次投票将纳入统计。因此，前面的几次将作为重复的内容列举出来。

当然，对于每个事件，你都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因此，会有很多的邮件往来。但也有可能，如果有人趁你不在的时候乱动你的电脑，进行投票或者做一些恶作剧，系统会通知你以你的名义进行的投票，因为投票结果会返回到你的电子邮箱地址。

所以这是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内置到系统中。

正是这样。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前往最后一张幻灯片，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吗？

茱莉亚·莎弗琳： 好的，很好。

欧勒夫·诺德林： 再清楚不过了，是吧？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可能还有一些东西要澄清一下，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了。那就是，你可以多次重复进行投票，直到时间截止。但是，当然，请确保一点：只有最后一次才算数。因此，如果你改变了主意，意识到某位候选人比你之前认为的那一位要更加合适，你可能会做出更改。但最后一个投票才是有效的，当然，前面的投票都不作数。

正如欧勒夫所说，该系统是安全的。如果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在你喝咖啡休息时或其他什么时候离开了，你的电脑开着，刚进行了投票，其他人可能会趁机投票，当然这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你将收到一条提示，告知你进行了其他的投票。在清楚投票人不是你本人后，你可以重新查看投

票，确认是其他人乱动了电脑，你就可以再次进行更改。因此，它是相当安全的。并且，我们还相信，它将帮助我们消除已有的问题。正如我曾说过，在上次的选举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投票，因为我们是排队等候将选票投入投票箱中，而有些人当时不在场。

请大家弄清楚，该工具将在会议之前的某个特定时间至会议期间某个确定的日期之间有效，而且，也没有什么投票箱。每位投票者都有一台电脑。每个人都会使用它。一旦该时间到期，我们就可以获取票数。并且，这当然也会为我们节约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不需要进行计数。

当然，在多位候选人之间有相同票数的情况下，会进行第二轮选举。如果候选人有票数相同的情况，可能我会再次把发言权给予欧勒夫，让他尽快说明下一步该怎么办。

谢谢欧勒夫。

欧勒夫·诺德林：

是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确实很有可能要重新投票。要重启整个系统十分容易。因此，也可以再立刻进行电子投票。

我要强调的是，很显然不是 GAC 的每个人、每位成员现在都在这里。因此我们将确保每个人从一开始都能获取有关提名阶段的准确信息。

大家已经收到有关选举流程的简介和此特定工具的概述。但我们还要强调好几遍，确保每个人都确实收到了消息。我们还考虑是不是要在某个时间召开网络研讨会，以对此进行介绍，真正确保每个人都收到通知。谢谢大家。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 欧勒夫刚才已经提到了，我还想重复一遍，即，每个 GAC 代表团成员只能派出一位成员进行投票。这不是新规定。我们之前在现场投票时就是这样，需要大家弄清楚，只有一个指定的人可以进行投票。当然，这条规则也适用于电子投票方式，这点欧勒夫已经说过，他以后也还会再强调。

就是列表中的第一个人。如果你的代表团认为其他人更适合代表团队进行投票，也可以沟通，但是这些事需要公开透明，每个人都应知道谁是代表全体成员投票的人。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和意见吗？

好的，伊朗代表想要发言。谢谢。

伊朗代表：

非常感谢！我只想说一件事。我们都代表各自的政府。还有另一个政府组织，名叫 ITU，即国际电信联盟。电子投票已经研究了一年，并且在会议之前，已经向 ITU 的最高机关、全权代表 ITU 的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由于对电子投票缺乏信心、怀疑

其安全性等等原因，委员会不同意进行电子投票，尽管这种方式在时效性和其他方面可能有优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同意进行电子投票。我只想谈一件事。

现在，我的问题是，欧勒夫，ICANN 的其他选区和其他机构已经用过，是否存在过任何问题，有没有面临什么困难等等。我们很高兴能够知道。并且，是否该问题或困难在出现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纠正。有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对其他人或这些事项不够了解，例如直到最后一分钟你都可以更改投票人的姓名等等。因此，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所以，至少在我们看来，它应该接受一些初步的测试。如果存在一些困难并且我们无法解决，这个工具将无效。

因此在目前，我们应该进行测试，并且，如果我们发现任何问题和困难，都能够自行解决。如果有一个问题——导致一些重要组织的领导者产生混淆，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

这是一件事。但是，我们能否确认其他的 SO/AC 或 ICANN 的其他机构或子机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困难和缺点？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欧勒夫·诺德林：

非常感谢伊朗代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评论，真的，因为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只要回想起有关 GNSO 成员以前

的情况时就会找到答案，然而，它现在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可能，六年前，当他们开始使用它时 — 他们已经使用了六年多了。你们可能会回想起，他们并不是仅从 GNSO 中选举代表和主席以及董事会成员，还对于文件进行投票表决。并且他们还进行了加权投票。GAC 并不需要加权投票的功能，至少目前不需要。但这个功能在这里仍旧有效。

因此，他们对这个工具充满了信心，并且我认为我们也应如此。当然，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应该意识到，你已经认识到它是可以追踪到以前的。系统上的交易也是可以追踪的。对于创始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公开显示。但是它是可以追踪的。

因此，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出现了问题——当然，整个选举中的疏漏将由即将离任的主席来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主席对于对这个结果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因此，并不会会有未受监督的 ICANN 的员工以任何形式收集结果。并且，实际上它是自动完成的。

因此，你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的话——任何性质的坏事都可能发生，那么，我们总是有一个退路，那就是使用投票箱来收集纸质选票，等等。但我很自信，我们不需要这么做，那么...

施耐德主席： 是的。

伊朗代表： 现在是第二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可以将你这里解释的行动步骤发送到所有 GAC 成员的通知、消息或者邮件中，这样每个人都能够准确地理解，包括那些组织的领导。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所发生的事。我要报告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这些。如果他们可以以书面形式获取你掌握的信息，这样会更好。

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项义务。有没有这种可能：你或者其他人可以准备一封邮件或一则消息，发送给所有成员介绍其中的情况？

谢谢。

欧勒夫·诺德林： 很显然，我认为我们会多次通知 GAC。而且，我想，有时候大家会认为我是发送 GAC 垃圾邮件的人，所以你将会收到更多信息，当然，这些幻灯片还是非常有用的。

这些介绍性文档也非常有用，它简要介绍了将要处理的内容和日程表。因此——信息越详细越好，特别是有关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步骤的信息。现在属于提名阶段和审查 GAC 网站上的信息的阶段，以确保与你现在的代表是一致的，并且还会识别未来出现的、与现在不同的投票人，或者识别与各成员国管理的第一个邮箱不同的地址。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欧勒夫。

我来看一下发言人名单。

摩洛哥代表： 摩洛哥代表想要发言。

施耐德主席： 你好，摩洛哥代表。

摩洛哥代表： 谢谢欧勒夫提供的介绍。我的问题与这个程序有关，它在哪里托管？谁在控制该程序？

谢谢。

欧勒夫·诺德林： 非常感谢摩洛哥代表。它是一个内部的系统，基于 ICANN 的服务器。它由 ICANN 开发。这就是我的答案。

它没有与外部连接。可以这么说，它不会离开 ICANN 服务器。谢谢。

施耐德主席： 然后是 CTU 代表。

CTU 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如果需要第二轮投票的话，可以稍微进行相关的分类。第二轮中符合条件的投票者和第一轮将是一样的。这不会局限于当时在场的人吗？

这是第一件事。而且，我还建议做一些跟选举相关的报表。这将会显示——我想，显示所有投票的国家/地区。因此，这些没必要很正式，只需要在总票数和结果中所显示的票数之间达成某种一致。

这就是我的两个建议。

施耐德主席： 谢谢。也许要说明两件事。首先，在模拟投票中，不可更改的事实是：只有秘书处与即将卸任的主席或副主席对计数流程进行监督，如果有其他人，也是和他们类似的人，基本上，你需要相信他们。因此，如果我被选上了，前任主席 Heather 和当时副主席都没有参与选举。

这在此处是一样的。这里的话，秘书处和我将看到投票人和投票结果。那么，万一有人怀疑自己的投票不正确，对此产生质疑，我们可以切实地返回，然后检查你的投票是不是你已经投的那个人。因此，最后，始终需要信任，因为这是一个不记名投票。投票不会公布，但领导和支持人员将保证：如果有人

提出质疑，基本上，我们可以单独确认你的信息。这是其中一件事。

有关二次投票的事，我认为，它还是会和前一次一样，因为如果产生票数相同的情况而我们必须进行第二轮选举的话，那么投票人将限于那些在场的人，不然的话，难道要通知那些现在可能正在凌晨 2 点时区的人吗？因为第二次投票，就像以前一样，如果需要第二次投票，将会在第一次投票结果之后立即进行第二次投票。并且很难举行另一次无时间限制的投票。

但是，再次投票的话，在流程方面并未改变，因为实际上是我们在进行运作，这些运营原则并没有改变；第二次投票的人也只会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第二次投票没有什么新变化。或者不是这样？欧勒夫讲完之后，轮到 Milagros。

欧勒夫 诺德林：

非常正确。

要回答 CTU 代表所提的问题，可能要列一份投票人的名单。正是这样。无论是不是要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主席曾经说过：遵循与上次相同的程序，而上次没有这样做。因此，还有待观察。这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涉及到第二轮投票的投票人时，需要在设置这个名叫 Tally 的电子系统时做一点手动的改动。你必须确认在场的成员并识

别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二轮投票需要采取这种方法。呃，至少这个方式比使用投票箱要快一点。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有请 Milagros 发言。

MILAGROS CASTANON： 我认为，第二次投票仅发生在有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对吗？但是——我认为，让没有到场的人不参与第二轮投票并不公平。我要说的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在场的人甚至不到 GAC 成员的一半。

例如，在今天，在场的成员国家/地区甚至不到一半。因此，我不太认同。我认为，如果我们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就应该像举行第一轮投票那样去准备。

施耐德主席： 谢谢 Milagros。

首先，到目前为止大家的意见是不改变以前的程序。在会议之前，大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投票。然后，有一段平静期，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然后，那些在场的人就在现场进行投票。

如果有第二轮投票，也只有那些在场的人才能投票。这就是整个程序。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我们没有出现过第二轮投票。

并且，当我们在讨论运营原则的修改时，都一致同意不进行修改。因此，如果我现在进行更改，就必须更改运营原则，并且问题是——如果再举行一次公开选举，你应该验证所有人的电子邮件，而不仅仅是在场人员的电子邮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正如我所说，对于已经确立的运营原则，我们不会做任何更改。如果我们能够面向所有人进行第二次公开投票，那将会是一次改变，而且投票极有可能会推迟。因此，我们之前已经就这种情况达成一致，在这之前我们就讨论过。而且，这些也体现在运营原则中。

我们首先需要更改运营原则，这需要多花 60 天的时间，然后还需要花时间来做什么你说的选举工作。请清楚这一点。

谢谢。

德国代表请发言。

德国代表：

首先，感谢你的演示。可能我错过了点什么，我问的问题也可能不是个好问题。有没有可能弃权，如果有人不愿意等？这种情况有可能吗？

欧勒夫 诺德林:

事实上，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弃权。一种是发送空白的选票。对于主席这一职位，你不能选择多个人；对于副主席这一职位，你不能选择超过五人；但是可以少于这个数。你可以以这种形式发送选票，并且选票会得到统计，或者说你的投票算数。

你也可以登录到电子系统进行弃权。这就意味着有效选票的数量会减少。跟上一次相比会减少。

因此，对。回答是肯定的，你可以弃权，并且有两种弃权的方式。

这取决于你。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跳过了新加坡代表，请原谅。有请你发言。

新加坡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也感谢欧勒夫的演示。我认为你讲的非常清楚明白。

我有几点要说。第一，有关隐私和保密性，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有关投票时对于候选人的选择，还有关你投票与否。因此，这种列出投票国家/地区的想法，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隐私——即投票的私密性。我认为，以表格形式，列举出所投的

票数——合格的投票数以及每位候选人所获得的投票数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我并非试图混淆这个问题，我认为弃权和不参与投票有细微的区别。所以，按照这种情况，如果我提交了一个空的选票，我将被认为是投了票，而我实际上是弃权了。如果我根本就没有登录系统，我就会被认为是没有参与投票。

因此，我的问题跟上述任何情况都没有关系。为了保持整体的保密性，有没有一个特殊的阶段，可以及时从系统中抹去投票记录？我认为，为了防止纠纷，你们需要将记录保持一段时间。但是有没有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将按下删除键以删除所有的记录？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新加坡代表。首先，你所描述的只给出数字但不给出名单的情况就是我们迄今为止的做法，除非有强烈要求要改变它，否则我认为我们将继续沿用此做法。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点，当然了，保密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匿名投票而不是公开投票。当然了，那些监督投票的人，会像以前一样，对自己所看到的任何情况都保密。

至于有关保密性的延伸内容——也正是如此——我们相信欧勒夫和 ICANN，系统所获取的信息将不会让任何不应看到的人看

到。在有一种情况下，信息将完全删除，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欧勒夫知道该信息而我不知道。

欧勒夫 诺德林：

一般来说，从系统中删除信息是相对容易的，因此我相信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我还没有具体问过这个问题，但我非常自信，如果有需要，我们会设置一个所有信息的清除日期，这样就能满足此要求了。

当然我会进行验证，但首先，我们要了解是否这个事后清除信息的要求很迫切，比如，在选举后的一个月之后进行或其他的时间。

施耐德主席：

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谢谢。我是法国代表。我认为，尊重有关保密性的规则，尤其是有关电子数据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部清除内容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保证投票。我们如何确保在线投票的人不会被识别出来？我想，对投票保密，这是最基本的规则之一。因此，我认为，保证这一点非常重要。

托马斯.施耐德:

对于那些在上次的选举中通过电子邮件投票的人而言，他们从 ACIG 将电子邮件发送给 Michelle，她收到了在会议之前投票的那些人的个人投票，然后我猜，她删除了这些电子邮件。但是并未改变其私密性。相反，我认为使用该系统，私密性会得到增强，当然是因为没有实际的选票需要销毁。不会有选票被扔进垃圾桶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因此这些选票不会泄露出去。我不知道欧勒夫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欧勒夫 诺德林:

当然。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数据完全删除，但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完全匿名的系统，这就意味着，甚至是管理员、会议主席都不能确定谁投了什么票。因此，如果这样的话，当然需要一个更复杂的追踪系统。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做。我们认为，在发生某种问题的情况下，这样会导致不能追踪个人的投票。尤其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做，我认为应该设置一些监督系统。但你应该相信我们，正如我们以前相信那些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工作人员一样。

施耐德主席: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我们会追着欧勒夫责备他，即使他和自己的四个孙子在一起，我们也要当着他孙子的面责备他，因此，他是绝不会冒这个风险，让系统出现故障的。因此，我相信这是可行的。我看到另外两只手举起来了，是荷兰和伊朗代表，不过我想现在应该到了茶歇时间。还有摩洛哥代表。

荷兰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只有一个问题，我不清楚这个问题在演示开始前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小问题。第一，这个系统用了多少次？第二，有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故或故障？因为这样可以了解系统是否可靠和其功能是否正常，请简单说一下，谢谢。

欧勒夫 诺德林： 粗略统计了下 GNSO 使用该系统的次数，我认为可能有 50 到 100 次。并且，在使用前 GNSO 已经对它进行了试验和测试。至于该系统是否出现过故障——它是和 GNSO 合作进行开发的，因为他们的投票系统非常复杂，有多种方式选举和文件表决。因此，在测试阶段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一旦开始运行之后，正如我所说，它已经运行了六年多了，大家都忘了它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的，但确实已经有六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施耐德主席： 并且我要补充一下，大家要是知道 GNSO 的讨论和选举是多么具有争议性，就会明白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一个不信任的工具，因为，要挑战这件事需要太大的动机了。因此这件事对我们而言，提升了我们的信心。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要提这个问题，我很抱歉。首先，在新的章程中，GAC 领导人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更应该做到事事公开透明。

其次，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更改的，还是仅仅沿用其他人的创新理念模式？因为其他人做了，所以我们也要做。在过去的 2015 年和 2016 年，我们有没有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困难？对于所举行的选举，有没有出现任何的投诉、误解或不信任？所以，除非理由充分，电子的还是电子的，并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就在几个月前。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因此，应该有充分的、有效的理由，比如现有的体制完全不起作用。因为 A 选区已经做了，我们也应该做，这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除非已经给出了理由。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看不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效的。它可能正常工作，但也可能出现故障。它也会遇到疑难问题。有关黑客袭击的疑难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现在，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很多次，并且，也讨论了修改上次选举程序的原因，还就运营原则的问题，重新讨论了好几次。因此，我不会再重复此内容。只是要告诉你，比如，即使向秘书处的人发送电子邮件也可能遭到黑客入侵，或者丢失电子邮件，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经过 100% 的检验，除非这件事是你自己做的。因此，这里是有信任存在的。在上次的选举中，如果前任主席和在场进行计票的人想要伪造

结果，或者说，想要欺骗，理论上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不应该一直继续这个话题，除非我们真正试着使用它，并且我建议，等到投票之后在阿布扎比进行讨论。可能只有一位候选人，或者是五位候选人，这样我们根本就不用投票了。可能主席有 3 位候选人，副主席有 15 位候选人。再说吧。但还有可能，有一位候选人获得了所有的选票，这样就非常清楚了，如果有人选票相同或差不多，我想，如果有人想要查看自己的选票是否记录正确，我们可以去检查。因此，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会比我们之前采用的方式的风险要高。允许的话，我想请莫里斯 (Morris) 先生发言。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休息一下了。谢谢。

台湾代表：

谢谢主席。再次祝各位早上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莫里斯·林。实际上，我们对电子投票系统 [音频不清晰] 表示支持。然而，有类似的国家已经考虑过投票结果的保密性了。因此，我们建议，应该采取一些解决方案或机制，以确保投票是匿名的。我们所建议的机制是有独立的第三方来对结果进行检验，而不仅仅是一些特定的个人所组成的小组来检验。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好的，就像欧勒夫所解释的那样，有两种方式。我们要么可以设立一个体制，这样选举的监察人员可以看到谁投了什

么票，在有人想知道自己的投票有没有被收到时，还可以做出回答。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名字，这样就能回应这些要求了。如果我们设置了一个完全秘密的系统，那些对选举进行调查的人都无法看到名字，那样的话，如果有人询问我们能否确认自己的投票被收到，我们就无法进行确认。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就无法回答。因此，现在有两个选择，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你。我们的建议是，正如我所说，在上次的选举中，第一次有人给米歇尔·斯科特·塔克 (MICHELLE SCOTT-TUCKER) 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米歇尔·斯科特·塔克当然知道邮件是谁发的，并且其他人也知道。因此，我们建议，负责确保投票顺利进行的人能够根据大家的请求回看确认。这就不需要我们浏览整个名单，然后说，哎，他投了谁谁谁一票。我们不会那样做。但只要我们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如果有人想要确定并向我们提问，我们就可以给予确认。但是，当然，再次强调，你需要相信这些人，他们不会向你撒谎，并且也不会进行欺骗。但是，这些在以前都是一样的，并且在各个国家的市级选举上都是一样的。再次说明，信任是必要的，否则你都无法进行匿名选举。不然，你就只好站起来以每个人都看到的人工方式投票，或者是使用电子方式投票。但是，无论何时你想要保密，都需要对系统有信心，无论是数字还是模拟，这些事情都能够恰当地完成。摩洛哥代表，下面请你发言，然后我想我们可以停下来了，或者说应该停下来了。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可以在周四的时候讨论这件事，但现在是时候停下来了，我们就此打住吧。谢谢。

摩洛哥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回顾一下，在这个应用程序上谁有资格进行投票。正如你所知，所有的国家都有不止一名 GAC 代表。这些国家有权力选择谁去进行投票。因此，我建议，向所有的成员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指定一位投票人。

施耐德主席： 谢谢摩洛哥代表。再一次说明，在上次选举期间，秘书处发出多封电子邮件通知所有代表团，要求他们任命一名有权投票的人。在进行这样的指定后，将只有一个人可以进行投票。有关指定投票人有一个截止时间，截止时间过后，就不可能再更改指定的投票人了。但我们肯定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来说明指定被授权投票人的截止时间。再次说明，截止时间过后，无法再更改投票人。但是，这绝没有更改我们过去使用的程序。谢谢。现在，我没看到有人还有问题，没人举手。刚果代表。

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 谢谢主席！非常感谢很抱歉，我要回到有关保密性和安全性的问题。我想要提醒一点，作为政府成员，我们在投票时肯定是代表政府的立场，因此，会考虑政府的主权。对于国家主权，这十分重要。我想说，对于我们，作为 GAC 成员政府，如果别人纷纷责问为何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何我们不用另外的方式等等，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需要保密，才不会滋生这么多问题。那么，你能否告诉我，某位成员是怎样知道另外一个成员过去的投票的，因为我们过去就因为投票受到过质疑。

我认为这些质疑是因为在工作和讨论中大家言论比较自由。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这很明显，只有投票人可以和投票程序的监察员沟通，要求检查是否记录下了他们的投票。但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地区的代表可以向监察员询问同事的投票情况。这是不可能的。在模拟系统中也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就不会有变化。这样是不允许的。没有人可以询问其他的 GAC 代表都投了谁的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一点是不会更改的。

话说到这儿，我们还有四分钟的茶歇时间。我希望我们可以抓紧时间。现在，我邀请你们共进咖啡。如果各位还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询问是否需要进行双边会谈，或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星期四再次提问。但是现在，到茶歇时间了。谢谢。茶歇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谢谢大家，一会见！

我们留出十分钟的时间整理一下思路。谢谢。

[茶歇]